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十三至八

詳校官編修臣李堯棟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錄監生臣慜意誠

經義考卷二百十二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論語二

賈氏公彦論語疏

唐志十五卷

佚

陸氏德明論語釋文

宋志一卷

存

王應麟曰陸氏釋文於申棖注曰申棖包云魯人也鄭云盖孔子弟子申績史記云申棠字周家語云申續字周也今史記以棠為黨家語以績為續傳寫之訛也後漢王政碑云有羔羊之絜無申棠之欲亦以棖為棠則申棠申棖一人爾唐開元封申黨召陵伯又封申棖魯伯本朝祥符封棖文登侯又封黨淄川

侯俱列從祀黨即棠也一人而為二人失於詳攷論語釋文也

陳氏蛻論語品類蛻或作鋭

宋志七卷

佚

計敏夫曰蛻肅代時人生長江淮間

韓子愈論語注

唐志十卷

佚

論語筆解

通志二卷中興書目二十卷

存

許勃序曰昌黎文公著筆解論語一十卷其間翱曰者蓋李習之同與切磨世所傳率多訛舛始愈筆大義則示翱翱從而交相明辨非獨韓製此書也噫齊魯之門人所記善言既有同異漢魏學者注集繁潤

罕造其精今觀韓李二學勤拳淵微可謂窺聖人之堂奥矣豈章句之技所可究極其旨哉予繕校舊本數家得其純粹欲以廣傳故序以發之

王讜曰論語宰予晝寢梁武帝讀爲寢室之寢晝胡卦反言其繪畫寢室故夫子歎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墻不可朽也今人皆以韓文公所說非也又傷人乎不問馬今亦云韓文公讀不爲否言大德聖人豈仁於人不仁於馬故貴人所以前問賤畜所以後問

然不字上豈必更助詞其亦曲矣況又未必韓公所說

邵博曰張籍祭韓退之詩云魯論未訖注手跡今微茫是退之嘗有論語傳未成也今世所傳宰予晝寢以晝作畫字三月不知肉味以三月作音字浴乎沂以浴作沿字至為淺陋程伊川皆取之何耶

晁公武曰唐韓愈退之李翺習之撰前有祕書丞許勃序云韓李相與討論共成此書按唐人通經者寡

獨兩公名冠一代蓋以此然四庫邯鄲書目皆無之

獨田氏書目有韓愈論語十卷筆解兩卷此書題曰

筆解而兩卷亦不同

王楙曰李漢序退之集云有論語注十卷後世罕傳

然搢紳先生往往有道其三義者近時錢塘汪克家

有是本王公存刻於會稽郡齋目曰韓文公論語筆

解自學而至堯曰二十篇文公與李翺指摘大義以

破孔氏之注正所謂三義者觀此不可謂魯論未訖

注後世罕傳也然觀聞見録引三月不知肉味三月作音字令所行筆解無此語往往亦多遺佚或謂文公所解多改本文近於鑿僕又觀退之别集答侯生問論語一書有曰愈昔注解其書不敢過求其意取聖人之旨而合之則足以取信後生輩耳韓公以此自謂夫豈用意於鑿乎

趙希弁曰右唐昌黎先生韓文公之説也其閒翺曰者李習之也韓文補云公作論語傳未成而歿見於

張籍祭詩辨之於洪慶善者明矣今世所傳如宰予晝寢以晝作畫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以三月作音浴乎沂以浴作沿子在回何敢死以死作先之類雖未必然而為伊川之學者皆取之

陳振孫曰館閣書目云祕書丞許勃為之序今本乃王存序

都穆曰唐李漢序韓文曰有論語解十卷傳學者不在集中予家藏古本韓文有之但其説時與今不同

如六十而耳順解云耳當為爾猶言如此也如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解云謂當作為言冉有為泰山非禮也如宰予晝寢解云晝當作畫宰予四科十哲安得有晝寢之責如人之生也直解云直德字之誤言人生禀天地之大德也如子所雅言解云音作言字之誤也如三嗅而作解云嗅當作鳴鵙之鵙雉之聲也如子在回何敢死解云死當作先如浴乎沂解云浴當作沿如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解云仁當作備

如以杖叩其脛解云叩當作指如君子貞而不諒解云諒當作讓如孔子時其亡也解云時當作待如鄉愿德之賊解云鄉愿當作內柔已上諸說朱子嘗謂其鄙淺復曰為伊川之學者皆取之及觀韓文有答侯生問論語書曰愈昔注其書而不敢過求其意取聖人之旨而合之則足以信後生輩耳然則朱子之所謂鄙淺固韓公之欲求信於後生者耶

侯氏書論語問

佚

韓子曰侯生所示論語問甚善

按喜字叔迟韓子贈詩云吾黨侯生字叔迟是也官終國子主簿韓子集有祭國子主簿侯君文是也文云惟子文學今誰過之唱我和我問我以疑所云問我以疑則指論語問也

張氏籍論語注辨

唐志二卷

佚

計敏夫曰籍字文昌和州人歴水部外郎終主客郎中

馬氏總論語樞要

宋志十卷

佚

晁公武曰總字會元

陳振孫曰總仕至大理評事嘗副裴晉公平淮者也

李氏浩論語刊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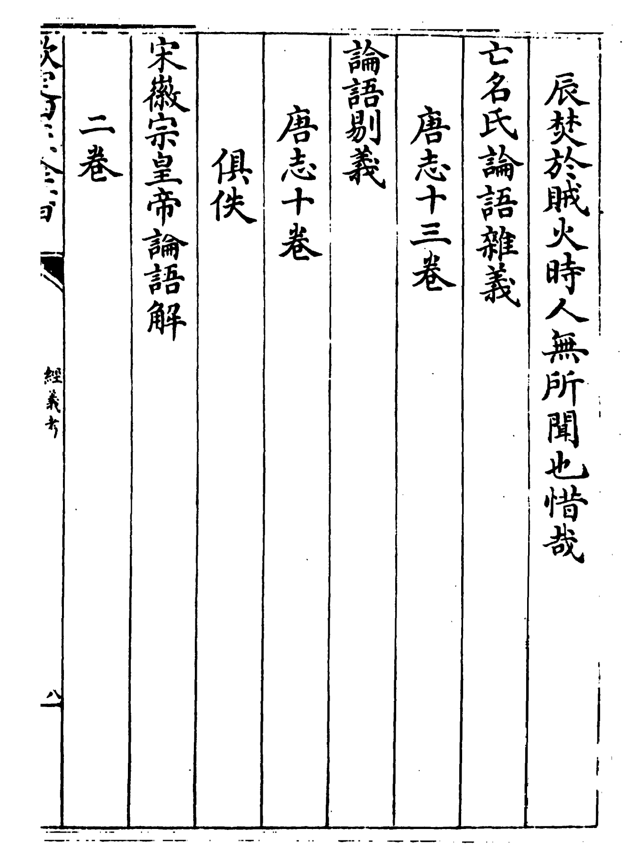
通志二卷

存

李氏磎注論語

佚

孫光憲曰司空圖侍郎撰李公磎行狀以公有出倫之才為時輩妬忌罹於非横嘗注論語一部倉卒之



辰焚於賊火時人無所聞也惜哉

亡名氏論語雜義

唐志十三卷

論語剔義

唐志十卷

俱佚

宋徽宗皇帝論語解

二卷

佚

邢氏昺論語正義

宋志十卷

存

中興書目論語正義十卷翰林侍講學士邢昺等撰

咸平中頒其書於章句訓詁名器事物之際詳矣

晁公武曰亦因皇侃所采諸儒之說刊定而成書

陳振孫曰唐人止為五經疏而不及孝經論語至昺

始奉詔爲之

宋史邢昺字叔明曹州濟陰人太平興國初擢九經及第咸平初爲國子祭酒二年始置翰林侍講學士以昺爲之受詔與杜鎬舒雅孫奭李慕清崔偓佺等挍定周禮儀禮公羊穀梁春秋傳孝經論語爾雅義疏官至禮部尚書卒贈左僕射

宋氏咸論語增注

宋志十卷

佚

長編嘉祐二年十一月屯田員外郎宋咸上所注論語降敕奬諭

王應麟曰宋咸增注論語序云韓愈注論語與筆解大槩多竊先儒義而遷易其辭因摘二書是否并舊注未安者辨正焉

周氏式論語集解辨誤

宋志十卷續一卷

佚

王應麟曰式撰集解辨誤十卷又有續辨誤一卷附其後

紀氏亶論語摘科辨解

宋志十卷

佚

杜氏華老論語集解

十卷

佚

按莘老字起莘青神人官殿中侍御史著論語集解見査籥所撰行狀文載杜大圭名臣琬琰之集

余氏象論語集解

佚

閩書余象仙遊人慶歷六年進士官禮部郎中

阮氏逸論語增注

佚

勾氏徽論語精義

二十卷

佚

按紹興續到四庫闕書目有之

周子惇頤論語

佚

按樂清劉氏𩑈蒙川集錄目中載濂溪論語

序文疑當日有是書矣

王氏令論語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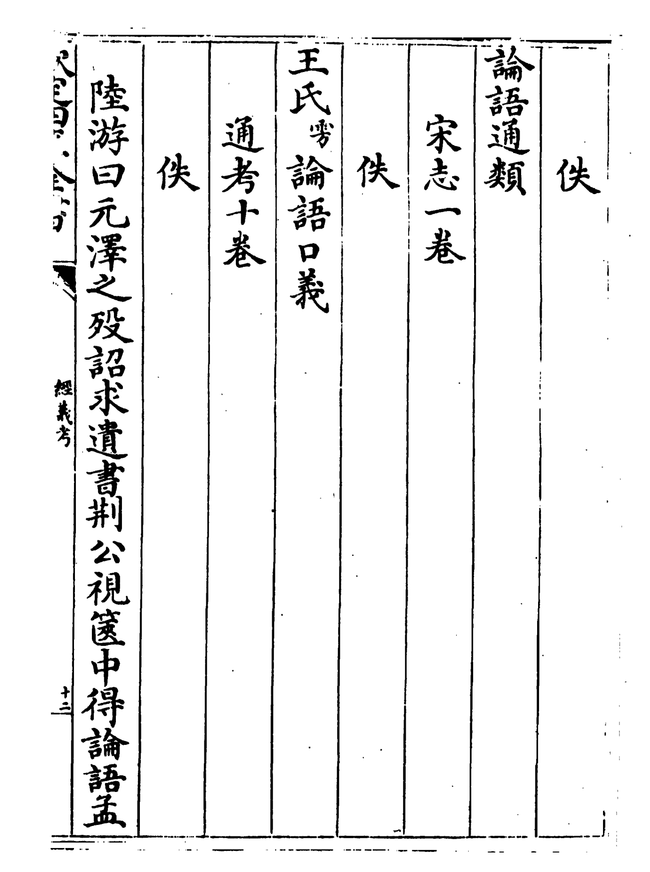
宋史十卷

佚

晁公武曰皇朝王令逢原撰解堯曰篇云四海不困窮則天祿不永終矣王安石書新義取之

王氏安石論語解

通考十卷



佚

論語通類

宋志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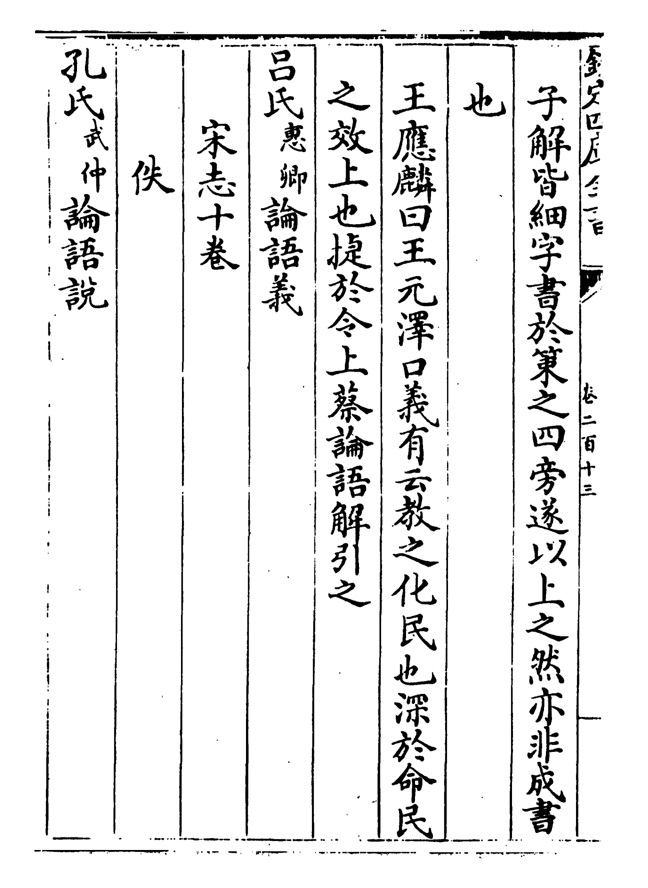
佚

王氏雱論語口義

通考十卷

佚

陸游曰元澤之歿詔求遺書荆公視篋中得論語孟



子解皆細字書於策之四旁遂以上之然亦非成書
也

王應麟曰王元澤口義有云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民
之效上也提於令上蔡論語解引之

呂氏惠卿論語義

宋志十卷

佚

孔氏武仲論語說

宋志十卷

佚

蔡氏申論語纂

宋志十卷

佚

王氏端禮論語解

佚

史氏通論語說

佚

何氏執中論語講義

佚

蘇氏軾論語解

宋志四卷通考十卷

未見

蘇氏轍論語拾遺

一卷

存

轍自序曰予少年為論語略解子瞻謫居黄州為論語說盡取以往今見於其書者十二三也大觀丁亥閒居頴川為孫籀簡筠講論語子瞻之說意有所未安時為籀等言之凡二十有七章為之論語拾遺恨不得一質之子瞻也

晁公武曰子瞻為論語解没後子由以其說之未安者辨正之

王氏犖論語注

通考十卷

佚

秦觀序曰元豐二年眉陽蘇公用御史言文涉謗訕

屬吏獄具天子薄其罪責為黄州團練副使於是梁

國張公涑水司馬公等三十六人素厚善眉陽得其

文不以告皆罰金而太原王定國獨謫監濱州鹽税

定國相家子少知名一朝坐交遊斥海上人皆意其

日飲無何不復以筆硯為職矣而定國至濱益自刻
勵晨起入局視鹽稅之事惟謹退則窮經著書或賦
詩自娛非疾病慶弔輒不廢七年罷還詣東上閤門
奏書曰臣無狀幸緣先人之故獲齒仕版不能慎事
陷於罪戾念無以自贖閑因職事之暇妄以所見注
成論語十卷未敢以進惟陛下裁哀之明日詔御藥
院取其書去未報而神宗棄天下嗚呼自熙寧初王
氏父子以經術得幸下其說於太學凡置博士試諸

生皆以新書從事不合者黜罷之而諸儒之論廢矣定國於時處放逐之中蠻方瘴癘之地乃能自信不惑論著成一家之言至天子聞之取其書非其氣過人何以及此傳曰天不為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為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為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於斯言益信予比多事未獲請觀其書而定國乃以副本來屬予為序顧予文之陋豈能發定國之所藴乎姑掇其大槩使夫覽之者知定國著書之時

為如此又知神宗嚮經術亦非主於一家而已

鄒氏浩論語解義

宋志十卷

佚

浩自序曰聖人體道者也其發越以撫世則所以益無疆者皆見之行事其韜晦以就閒則所以規不朽者惟載之空言載之空言固不如見之行事為深切著明也然而諱窮久矣而不免求通久矣而不得道

固無積而時命礙之則雖欲無言而言終不廢豈其得已哉論語之作有由然矣所以析理而使昧者之必達謂之論所以應問而使叩者之必受謂之語是書也後世豪傑之士隨繩望表以自立言者猶能探賾索隱中倫合度凡學者虛心焉況本出於聖人者此傳所以莫大於論語也且以六經之言孰不出於聖人乎然而其於易也因伏羲之卦文王之文而繫之以辭而已其於詩書也因衆多之辭帝王之迹而

刪之以趨全而已其於春秋也因實紀之信史而修之以示褒貶而已其於禮樂也因固有之情文而正之以教中和而已要之雖皆出於聖人而非純乎聖人之言者也純乎聖人之言意其為論語乎夫以論語為純乎聖人之言而二三子之言亦錯雜其間如之何曰冶金為鐘挽革為鼓聲固藏其中矣不考則不鳴也聖人曷嘗先聲以邀彼之我應哉亦隨所考而已矣然則不有二三子之言何以見純乎聖人之

言也是故達其所謂五十而學易可以無大過之類則易之道得矣達其所謂詩可以興觀羣怨之類則詩之道得矣以至書也春秋也禮樂也茍悟其一言未有不氷解凍釋以詣於道者從是觀之其書雖簡其所該則詳其言雖近其所根則遠非自覃思而精之豈能抽其緒以瑩晦焉顧浩褰淺何足以與此姑薦所聞與有志於道者講之而已矣

劉氏正叟重注論語

宋志十卷

佚

王應麟曰劉正叟謂筆解皆後人之學託韓愈名以求行徒玷前賢悉無所取爲重注十卷以袪學者之惑

龔氏原論語全解

佚

陳氏祥道論語全解

十卷

存

祥道自序曰言理則謂之論言義則謂之議莊子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勿論六合之内聖人論而弗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也聖人議而弗辨葢夫論則及理耳所虧者道議則及義耳所虧者理聖人豈不欲廢去應問體道以自冥哉道無問問無應不發一言下與萬物同患此特畸人耳非聖人之所尚然則孔

子雖欲忘言豈可得哉不得已而言理以答學者之問而已夫是之謂論語然而王者之迹熄聖人雖言理以答學者之問猶未可以已也故其言義則存乎春秋言理則存乎論語而春秋之作是是以勸善非非以懲惡善惡之判猶在權衡之上輕重或差予奪弗明其賞不足以為榮其罰不足以為辱矣不得不議若夫論語之言則答學者之問而已何事乎此嘗謂希微者道易簡者理君子以理明道以義明理言

至於義去道遠矣孔子之世師道既明異端咸服由辨議無間而作故聖人之答問言理而足矣平居之弟子在側各言其志故聖人察其所安得其才性之病處仁孝之言隨分而應不須屢詰而詳說之大抵君子之教人欲其思得之孔子之於弟子不憤則不啓不悱則不發有所罕言有所不語其歸則曰忠恕仁義而已矣一隅之舉兩端之叩近而遠約而詳思得之則會其所固有者耳弟子之列有聞一而知二

者有聞一而知十者問詩而知禮問伯夷而知夫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我告之約彼得之詳以至於是歟不足之冉求不說之子路聞理而不得叛卒為賢者則後世之學士大夫豈宜置之口耳之間哉論語之後子思之中庸孟子之七篇尤得其傳然而孟子之世許行之言盈於天下孟子思欲拒詖說放淫辭不得已而有辨焉難疑答問不直則道不見故其言為尤詳於論語雖然聖人之言或論或辨非立異也

時焉而已矣

晁公武曰王介甫撰論語解其子雱作口義其徒陳用之作解紹聖後皆行於場屋或曰用之書乃鄒浩所著託之用之云

晁氏說之論語講義

宋志五卷通考十卷

未見

晁公武曰從父詹事公撰多取古人之說以正近世

之失
朱子曰景迂論語解亦有好處

經義考卷二百十三

經義考卷二百十四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論語四

程子頤論語說

宋志一卷 通考玉海十卷

未見

晁公武曰伊川門人記其師所解不為文辭直以俚

語記之

朱子曰論語惟伊川所解語意含蓄旨味無窮

康紹宗曰伊川先生論語解時氏本至麻冕禮也一章而止然以大全集校之閣本詳略不同後人又自子絕四以下至堯曰纂集遺書外書之有解者以附益之

范氏祖禹論語說

宋志二十卷通考玉海十卷

佚

晁公武曰元祐中所進數稱引劉敞程頤之說

伊洛淵源錄淳夫家傳遺事載其言行之懿甚詳然不云其嘗受學於二程先生之門獨鮮于綽傳信錄記伊川事而以門人稱之又其所著論語說唐鑑議論亦多資於程氏

呂氏大臨論語解

宋志十卷

佚

晁公武曰與叔雖程正叔之徒解經不盡用其師說

謝氏良佐論語解

宋志十卷

未見

良佐自序曰天下同知尊孔氏同知賢於堯舜同知論語書弟子記當年言行不誣也然自秦漢以來開門授徒者不過分章析句耳魏晉而降談者益稀既

不知讀其書謂足以識聖人之心萬無是理既不足以知聖心謂言能中倫行能中慮亦萬無是理言行不類謂為天下國家有道亦萬無是理君子於此盍闕乎盍溺心於淺近無用之地聰明日就彫喪雖欲讀之顧不得其門而入也聖人辭近而指遠辭有盡指無窮有盡者可以索之於訓詁無窮者要當會之以神譬諸觀人他日識其面今日見其心在我則改容更貌矣人則猶故也為是故難讀今試以讀此書

之法語諸君焉勿以為淺近而忽勿以為太高而驚勿以為簡我而忿且怒勿以為妄誕而直不信聖人之言不可以訓詁形容其微意今不復撰次成文直以意之所到辭達而已矣蓋此書存於世論其切於用而收近效則無之與道家使人精神專一之學西方見性之說並駕爭衡孰全孰駁未易以口舌爭也談天語命偉辭雄辯使人可駭可慕曾不如莊周列禦寇曼衍之言籠絡萬象葩華百出讀之使人亹亹

不厭曾不如班馬雄深雅健之文正名百物分辨六
氣區味別性可以愈疾引年曾不如黃帝岐伯之對
問神農之藥書可以資聽訟折獄可以飾簿書期會
曾不如申韓之刑名陶冶塵思模寫物態曾不如顏
謝徐庾流連光景之詩以至神怪卜相之書書數博
弈之技其皆可玩獲售於人而此書乃一無有也欲
使敏秀豪俊之士留精神於其間幾何其不笑且受
侮與邀乎希聲一唱而三歎誰其聽之淡乎無味酒

玄而俎腥誰其嗜之雖家藏人有不委塵埃者幾希矣予昔者供灑掃於河南夫子之門僅得毫釐於句讀文義之間而益信此書之難讀也蓋不學操縵不能安絃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惟近似者易入也彼其道高深溥博不可涯涘如此儻以童心淺智窺之豈不大有逕庭乎方其物我太深胸中矛戟者讀之謂終身可行之恕誠何味方其脅肩諂笑以言餂人者讀之謂巧言令色寧病仁未能

素貧賤而恥惡衣惡食者讀之豈知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未妨我樂注心於利未得而已有顛㝠之患者讀之孰信不義之富貴真如浮雲過此而往益高深矣可勝數哉是皆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也惟同聲然後相應惟同氣然後相求是心與是書聲氣同乎不同乎宜其卒無見也是書遠於人乎人遠於書乎蓋亦勿思耳矣能反是心者可以讀是書矣孰能脫去凡近以遊高明莫為嬰兒之態而有大人之

器莫為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志莫為終身之計而有後世之慮不求人知而求天知不求同俗而求同理者乎是人雖未必中道然其心能廣矣明矣不雜矣其於讀是書也能無得乎當不惟念之於心必能體之於身矣油然内得難以語人謂聖人之言真不我欺者其亦自知而已矣豈特慮思之效乃力行之功至此葢書與人互相發也及其久也習益察行益著知視聽言動葢皆至理聲氣容色無非妙用父子

君臣豈人能秩叙仁義禮樂豈人能强名心與天地同流體與神明為一若動若植何物非我有形無形誰其間之至此葢人與書相忘也則向所謂辭近而指遠者可不信乎宜其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好惡取舍之相遼也學者儻以此言為可信則亦何遠之有以謂無隱乎爾則天何言哉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以謂有隱乎爾則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是豈真不可

得而聞哉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此天下之至顯
聖人惡得而隱哉所謂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也上
天之載無聲無臭此天下之至賾聖人亦惡得而顯
哉宜其二三子為有隱乎我者也知有隱無隱之不
二者捨此書其何以見之哉知有隱無隱之不二者
豈非閎博明允君子哉諸君可無意於斯乎
胡寅後序曰論語一書蓋先聖與門弟子問答之微
言學者求道之要也而世以與諸子比童而習之壯

而棄焉訓詁所傳雖未嘗絶然智不足以知聖人之心學不足以得道德之正遂以私智簧鼓其説以眩天下夫其侮聖人之言何足深罪特以斯文興喪於此係焉此憂世之士所為動心者也上蔡謝公得道於河南程先生元祐中掌秦亭之教遂著論語解發其心之所得破世儒穿鑿附會淺近膠固之論如五星經乎太虛與日月為度數不可易也其有功於吾道也卓矣而學者初不以為然也某年二十一當政

和戊戌在太學得其書時尚未盛行也後五年傳之者葢十一焉嗚呼師友道廢久矣欲求吾資莫與為方圓欲得吾助莫與為切磋所可決信而不疑者獨聖賢所餘紙上語爾同舍建安謝襲智崇傳于山陽馬震知止欲以其傳授粥書者使刻板焉庶以道好善君子欲博文求徵而不得者其志足稱矣然某以往昔所見比智崇今本文義有或不同意先生年卲而智益明有所是正故更欲得善本參挍然後傳之

雖然大略當不外是也以今日好者漸衆安知來者之不愈於今乎使有誠好而力行焉固將黙識神受見於參倚之間不者幾何不按劍而向夜光之投乎此非某之志也先生之志也

朱子曰胡侍郎嘗教人看謝氏論語以其文字上多有發越處

宋史謝良佐字顯道壽春上蔡人與游酢吕大臨楊時在程門號四先生登進士第建中靖國初官京師

召對忤旨去監西京竹木塲坐口語繫詔獄廢為民所著論語說行於世

上蔡語錄謝先生監西竹木場朱子發自太學與弟子權偕往謁之坐定子發進曰震願見先生久矣今日之來無以發問不識先生何以見教先生曰好待與賢說一部論語子發私念日刻如此何由親欵其講說巳而具飲酒五行只說他話及茶罷乃掀髯曰聽說論語首舉子見齊衰者一節又舉師冕見一章

而曰聖人之道無顯微無內外由灑掃應對進退而
上達天道本末一以貫之一部論語只恁地看

侯氏仲良論語說

宋志一卷

佚

伊洛淵源錄侯師聖名仲良河東人二程先生舅氏
華陰先生無可之孫有論語說及雅言

朱子曰侯師聖論語解大抵明白勁正而無深潛縝

密沉浸醲郁之味故於精微曲折之際不免疎略

游氏酢論語雜解

宋志一卷

未見

楊氏時論語解

宋志二卷

未見

時自序曰學者之視聖人其猶射之於正鵠乎雖巧

力所及有遠近中否之不齊然未有不志乎正鵠而可言射也士之去聖人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所造固不同然未有不志乎聖人而可以言學也道廢千有餘年百家之言盈天下學者將安取正乎質諸聖人而已矣夫論語之書孔子所以告其門人羣弟子所以學於孔子者也聖學之傳其不在茲乎然而其言近其指遠世儒以其近也易之以為童子之習而莫之究入德之塗背而去之如在荒墟之中曾無蘧廬

以託宿焉況能宅天下之廣居乎善夫伯樂之論馬也以為天下馬不可以形容筋骨相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則馬之絶塵弭轍者無遺矣予於是得為學之方焉夫道之不可以言傳也審矣士欲窺聖學淵源而區區於章句之末是猶以形容筋骨而求天下馬也其可得乎予於是書已於牝牡有不知者蓋多矣學者能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則於予言其庶矣乎

尹氏焞論語解

宋志十卷又說一卷

未見

焞自序曰臣自布衣入侍經筵被旨解論語以進臣備職勸解不敢以寡陋辭竊惟是書廼集孔子嘉言善行茍能即其問答如已親炙於聖人之門默識心受而躬行之則可謂善學矣後之解其文義者數十百家俾臣復措說其下亦不過稱贊而已恭惟陛下

聖學高明出乎天縱如舜好問如湯日新舉措而遠
不仁修己以安百姓固已合符乎夫子之道施之於
事業矣復何有待於臣之說然而學貴於力行不貴
於空言若欲意義新奇文辭華贍則非臣所知也姑
攄所聞以塞明詔臣謹上　又後序曰焞紹興七年
十一月被召到闕賜對押赴經筵承續講說論語衛
靈公之末一章次日有旨給筆札解論語以進念以
說書為職不敢以固陋辭方以病困殆蒙賜寬假病

安日解進明年二月駕還錢塘焞以病從百司先行三月病少愈力疾日赴經筵是月十三日詔促成書以進時手顫目昏心思荒錯深懼稽命之久遂強為之姑塞上命四月二十一日進呈而學者祁寬呂稽中堅中在焉書成皆三子之助也九年春復病丐歸蒙恩授以閒禄聽其自便遂寓居平江府虎邱寺之西庵寬從予居上方暇日見此帙云當潛録欲終身誦之甚矣其嗜學也相從既久若是書也講亦熟矣

豈不知此一時奉詔而成皆前人成説雖有一二臆見坐以老病拙訥心之精微詞不能達令取觀之徒有愧汗先聖不云乎吾無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焞於諸公亦云何用此為寛復請藏之因誌始末并戒其勿以示人幸諒區區之意冬至後一日書於三畏齋　又進狀曰孔子以來道學屢絶語言文字去本益賒是以先聖遺書雖以講誦而傳或以解説而陋况其所論所趨不無差謬豈惟無益害又甚焉脱

使窮其根本謹其辭説苟不踐行等為虛語此先聖所以重講解慎言辭也況如臣者材質甚愚修為無取施之於已未見其功資以事君亦將何有其於聖賢言行何足以窺測奥妙發明指歸强顔為之第塞詔旨臣無任慙羞恐懼之至

呂稽中志墓曰先生於聖人六經之言耳順心得如出諸已天下知道者宗之不知者慕之然未嘗筆之於書與羣弟子言據六經發明問答不為講解文書

獨嘗奉詔撰論語解

晁公武曰彦明程氏門人紹興中自布衣召為崇政殿說書被旨訓解多采純夫之説

朱子曰論語中程先生及和靖説只於本文上添一兩字甚平澹然味意深長須當仔細看　又曰尹氏解論語守得定不走作所少者精神爾

王應麟曰紹興八年四月詔尹焞解論語書成賜六品服宋史尹焞字彦明一字德充世為洛人師事程

頤靖康初召至京師不欲留賜號和靖處士紹興四年授左宣教郎充崇政殿說書八年除祕書少監尋除太常少卿權禮部侍郎兼侍講九年以徽猷閣待制提舉萬壽觀兼侍講奏乞放歸上以焞提舉江州太平觀致仕其言行見於涪陵紀善錄有論語解傳於世

王氏蘋論語集解

佚

按著作論語解成於崇寧三年其自述曰讀書須求聖賢所以言反覆翫味優游涵泳期於默識心通洞達無間然後為學若秖循習詁訓析文義適足為翫物爾今其書已佚繹祝允明作先生集序云先生有論語解刻成當有序其旨者是則弘治間其書尚存也

經義考卷二百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卷二百十五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論語五

劉氏弇論語講義

未見

弇自序曰窮一理之微盡一性之妙其命有以至於冥然無間之初其神有以會於寂然不動之際則宜

若可以忘言矣然而天下之言常出於不勝其多而言者遂至於不勝其衆則將以寓道而使之有明載道而使之有行故也是故無言而道隱未若有言而道不隱有言而道不隱未若言而與道兩傳而無所隱此所以應對答問相與垂世而設教者雖孔子猶不廢而論語之書所為起也昔者孔子以無名之神功無體之妙道屈於不見知其禮義信足以成德其智仁勇足以成治其温良恭儉讓足以成俗其恭寛

信敏惠足以成物而屈於不見用於衛靈公見其際可矣而弗與共天位也於季桓子見其行可矣而弗與共天職也於衛孝公見其公養矣而弗與食天禄也以至再逐於魯削迹於衛絶糧而在陳微服而過宋則可謂畸朴人也然未嘗不欲有為於世也是故出疆載質而有至於皇皇去父母國而有至於遲遲而席不暇暖轍不及環也委吏乘田賤也而不屑去者蓋曰有官守而已獵較簿正畢也而不苟避者蓋

曰有官事而已其有為卒不可得矣於是收其所欲聞焉而未已者一切寓之以言則詳而為六經者是矣論語者特其緒餘而已夫以學孔子者其徒至於三千之盛而上自國君卿大夫下逮閭巷一介之小民與其為時聞人而在所可許者類皆有見於是書及考其所歸非資諸孔子者勿道也方此之時操筆而隨其後者豈惟獵區區之空言也并與其一嚬笑之微一俯仰之細而得之也雖然若孔子者非學也

故曰予非多學而識之吾道一以貫之而已矣故曰
我非生而知之好古敏以求之而已矣其成已有如
此者其於君也求之以不求之求而所至必聞其政
其於神也禱之以不禱之禱而所祭必受其福於燕
居則申申於鄉黨則恂恂於朝廷則侃侃於宗廟則
便便其行已有如此者見所不見於魯禮所不禮於
衛則有似乎汚而非汚應佛肸之召諾陽虎之仕則
有似乎屈而非屈也於齊則接淅於魯則不脫冕而

去其應變有如此者皆聞斯行諸也而對之不必同然而非異也皆崇德辨惑也而語之不必一然而非兩也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故於衛靈問陳則恥其學事君勿欺也而犯之故於昭公失禮則諱其過仁也孝也以其有小大故所陳非一端勇也智也以其有本末故所列非一序利命與仁則處之以罕言怪力亂神則要之以不言其立說有如此者臧孫要君宜其不智也而謂之智則智而已矣管仲僭君宜其不

仁也而謂之仁則仁而已矣德行文學政事言語科
雖不同而同謂之才則才而已矣草創討論修飾潤
色雖不徧而不害同謂之命則命而已矣能具仁者
君子也於子賤南宮适則與之苟無禮樂亦可為成
人也於冉求公綽卞莊子臧武仲則略之以至叩脛
而誅原壤鼓瑟而斥孺悲進顏子以不愚之愚黜子
路以不禱之禱其處人有如此者凡此皆有見於孔
子者也夫聖人之在上者多矣而制法不若孔子之

為詳聖人之在下者衆矣而制行不若孔子之為備宰我以為賢於堯舜而不為增叔孫以為不及子貢而不為損此孟子所謂集大成者雖然均法也而孔子所為備者不以一行為備此達巷黨人之所謂博學而無所成名也若夫千載而下其去聖人遠矣學論語者不幸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類皆溺於傳注之卑而不能自拔於汙俗之中絶行之後往往以孔子而疑者皆是也書雖非孔子所自為然其屬

辭有要成文有序肆而通連而閒其本末先後若出於一而片言隻簡無自而不與孔子合非深知先王之法言者孰能與於此學者要當熟讀而精思之不必考乎其人也

林氏子克論語詩

五十首

未見

閩書林子克號拙齋福清人著論語詩五十首林之

奇解論語多引之

湯氏巖起論語義

十卷

未見一齋書目有

姓譜湯巖起貴池人知營道縣有清名後通判徽州

奉祠歸居竇峰有論語義十卷

汪氏革論語直解

宋志十卷

佚

晁公武曰汪革信民撫州人紹聖中試禮部為天下第一嘗語人曰吾鄉有二相一為天下之福一為天下之禍葢指晏元獻王荆公也即此可見其解經淵源所自云

錢氏䜩復論語解

二十卷

佚

盧熊曰錢觀復字知原常熟人由太學登進士乙科官至户部員外郎尋領宮觀出知廣德軍有論語解二十卷

葉氏夢得論語釋言

宋志十卷

未見

王應麟曰張衡思玄賦匪仁里其安宅兮匪義迹其焉追注引論語里仁為美宅不處仁焉得知里宅皆

居也石林論語釋言云以擇為宅則里猶宅也蓋古文云然今以宅為擇而謂里為所居乃鄭氏訓解而何晏從之當以古文為正　又曰石林解執禮云猶執射執御之義記曰秋學禮執禮者詔之蓋古者謂持禮書以詔人者皆曰執周官太史大祭祀宿之日讀禮書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凡射事執其禮事此執禮之見於書者也解雅頌各得其所云季札觀魯樂以小雅為周德之衰大雅為文王之德小雅皆變

雅大雅皆正雅楚莊王言武王克商作頌以時邁為首而武次之賚為第三桓為第六以所作為先後以此攷之雅以正變為大小頌以所作為先後者詩未删之序也論政事之廢興而以所陳者為大小推功德之形容而以可告者為先後者删詩之序也其說可以補注義之遺

上官氏悟論語略解

佚

曾氏元忠論語解

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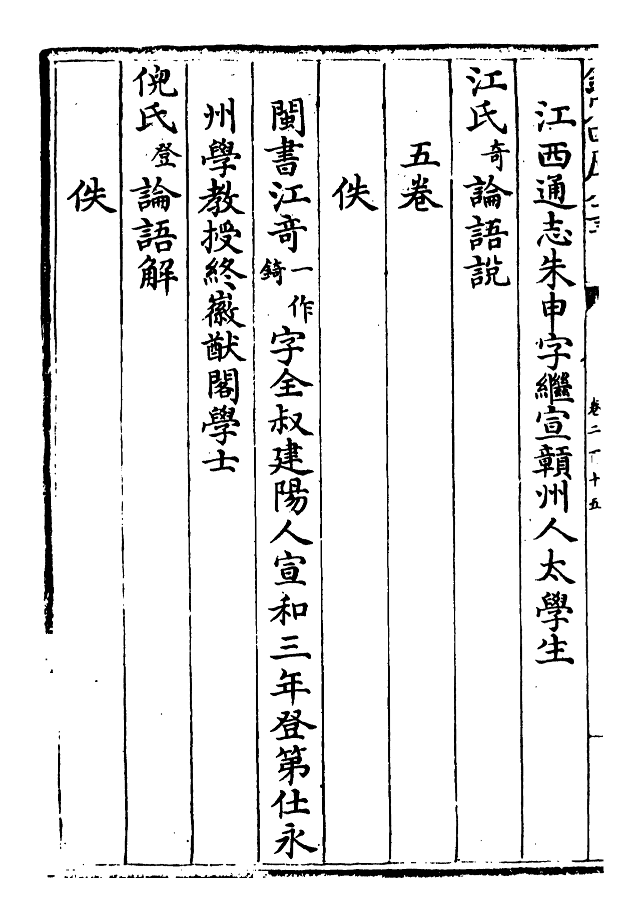
黄氏鑀論語類觀

佚

閩書黄鑀字用和浦城人從楊時學政和五年登第高宗朝拜監察御史提點江西刑獄

朱氏申論語辨

佚



江西通志朱申字繼宣贛州人太學生

江氏奇論語說

五卷

佚

閩書江奇一作錡字全叔建陽人宣和三年登第仕永州學教授終徽猷閣學士

俛氏登論語解

佚

姓譜倪登字彥及福清人

程氏瑀論語解

佚

徐自明曰知饒州洪興祖以經學得名龍圖閣直學士程瑀嘗注論語興祖為之序摘取瑀發明聖人忠厚之言所謂不使大臣怨乎不以者表而稱之興祖嘗忤秦檜檜疑興祖託經以議已遂責昭州安置

林氏之奇論語講義

未見一齋書目有之

陳氏禾論語傳

宋志十卷

佚

李氏綱論語詳說

十卷

未見一齋書目有之

張氏浚論語解

四卷

佚

魏了翁序曰魏國忠獻張公之卒距今六十有三年精忠篤諒凜凜猶有生意予少嘗譜其言行裒其論奏今又得論語解於公之從曾孫希亮此天厚我嗜者也希亮將鋟梓以傳而使某識其篇端粤惟論語一書此孔門弟子之嗜學者於聖人容貌辭氣動容周旋之頃身體而心會氣感而機應故其所書親切

有味凡一時師傳友授閲萬世如見然自七十子終

然後大義乖訖孟子死盡失其傳然而生乎千載之

後亦聖人所與共學之人也豈終於乖失而不可復

傳與本朝全盛時河洛之間諸儒輩出掃除末師之

陋隨事體習切已研求以上尋千載之緒然後人知

聖人之所以言與羣弟子之所以書皆日用飲食閒

事在立則見無行不與而非託諸空言也至近世張

氏朱氏父子傳家源流浞浞益大以肆忠獻公資禀

醇實既從北方學者講誦遺言又與南渡諸賢更歷事變自事親而事君治已而治人反覆參驗無一不合故其為是書也非茍知之凡能精察力踐之餘先儒所謂篤其實而藝者書之也學者誠能推尋究玩而知前輩讀書異乎今之讀者即是以約諸經即經以驗諸已不亦求端用力之要乎

王氏居正竹西論語感發

宋志十卷

佚

向氏子愻魯論集義

佚

王庭珪狀曰公諱子愻字宣卿開封人官右奉直大夫江南東路轉運副使居衡陽之伊山結茅以處手抄諸書尤喜觀魯論取諸家之善為集義以己見繫於後今行於世

劉氏安世論語解

二十卷

佚

許氏翰論語解

佚

王氏庭珪論語講義

五卷

佚

王氏綯論語解

二十卷

佚

曾氏幾論語義

宋志二卷

佚

朱子曰曾文清論語解其中極有好處亦有先儒道不到處

鄭可學曰文清每日必正衣冠讀論語一篇

陳振孫曰禮部侍郎曾幾吉甫撰胡文定公門人也

許氏文瑞論語解

佚

閩書福清許文瑞家貧不娶與弟人瑞以道自樂解論語莆泉之士稱二許先生

鄭氏剛中論語解

三卷

佚

經義考卷二百十五

經義考卷二百十六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論語六

朱氏震論語直解

十卷

佚

趙希弁曰右漢上先生朱文定公震所著也紹興五

年夏肇建資善堂時孝宗富於春秋文定以起居郎與宗正卿范公冲同為翊善朝論皆以為極天下之選此解資善堂録本也其孫繼先刻於瀏陽學舍而識其後

吴氏棫論語續解 考異 說例

宋志共十二卷

佚

中興藝文志吴棫撰自謂考研甚衆獨於何晏集解

邢昺疏所得為多又謂孔門弟子之言多未盡善而
註信經疏信註太過嘗作指掌十卷亡於兵火僅追
記大略以解何晏集解之未盡未安者故曰續解又
考他書之文之說異於論語者為考異又有說例有
集語明原徵言略例答問正統權道弟子雜說凡十
篇多發明
朱子曰建安吳才老作論語十說世以為游定夫作
者非也其功淺其害亦淺人為論語考異其功漸深

而有深害矣徐蔵為刋其書越州以行

陳振孫曰其所援引百家諸史傳岀入詳洽所稱欒

肇駁王鄭之説閒取一二肇晉人隋唐志載論語釋

二卷駁二卷按董逌藏書志釋巳亡駁幸存而崇文

總目及諸藏書家皆無有棫盖嘗見其書也館閣書

目亦不載

胡氏寅論語詳説

未見

閣書寅字明仲安國弟淳之子也宣和中進士從侯師聖游復從楊時受學仕為禮部侍郎兼侍講兼直學士院以徽猷閣直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秦檜當國安置新州

寅自序曰道一而已而有中偏大小正邪粹駁之不同何也中故大大故正正故粹粹故一彼狹小偏私僻邪駁雜為道者失也其所以失或由師傳或由鑿智或由氣禀故自殊軌交騖而不返道無是也先聖

先師為此所以有教救學者於多岐欲歸之於至當故曰吾道一以貫之一者仁也聖門之徒皆學為仁夫子言行莫非仁也其在論語者著矣某年十六七見先君書案上有河南語録上蔡謝公龜山楊公論語解間竊觀之乃異乎塾之業一日請諸塾師曰河南楊謝所説與王氏父子誰賢塾師曰彼不利於應科舉爾將趨舍選則當遵王氏於時某未能樹立而輒萌好惡矣既游庠序方崇尽諱肆謟諛歌功頌德

陵跨唐虞或道史書及李杜詩章亂離之句則衆以
訕謗操切之纔二十年川壅大決睢盜猝興勢揺嵩
岱然後信王氏學術不本於仁穿穴碎破以名不仁
之禍也當茲時天子臨軒策士收採讜言黨禁向弛
於是邵康節皇極書張横渠正蒙篇河南先生諸經
説元祐忠賢言論風旨稍出好之者往往傳寫襲藏
若獲希世之寶而謝公語解則已鋟板盛行噫此豈
人力也哉後四載歳在乙巳金人南牧慢書騰聞詔

音夜頒引歷孫位靖康元禩遂撤王安石配食坐像廢字說勿得用俾學者兼用先儒收名遺老佚賢欲改絃更化雖狂瀾既倒捧土莫遏而遺書幸存出於良知者如濟貫河終不泯滅然後益信仁者人之本心大中至正是是昭昭未嘗亡也人自不求耳今皇帝智勇中興灼知禍敗之釁本由王氏以其所學迷誤天下變亂憲章得罪宗廟於是詔三省政事並遵至和嘉祐發自聖性篤好孔子所作王安石所廢之

春秋又於講筵進讀神祖所序司馬光所纂之通鑑下楊時家取三經義辨置之館閣選從程氏學士大夫漸次登用甄叙元祐故家子孫之有聞者仍追復其父祖爵秩將以剗削蠱蠹作成人物朝冀賢才之賴國培安固之基此紹興五六年間大哉王言一哉王心凡百臣子所宜和衷將順不忍違矣而獨習舊者染見王氏言行不類有同俗趨利之便而於程氏則如嫫母之惡軒鑑也蓄忿伺間伸其詭罔反以專

門歸咎堂與夫學士大夫意向殊乎王氏則擯斥隨之必如是說始堪仕進蔽離窮陷百唱千和旣率天下出一私口矣又相與攘袂扼腕柴柵閭里禁人趨之不亦甚乎自古譽言之法必觀其事王氏宗派劾於紹聖元符崇觀政宣已來夫何可掩試舉其大者則纘瞿聃虚空之緒亂鄒魯禮義之實談二帝三皇之治濟申商韓非之政託人子繼述之孝毁祖宗艱難之業指豐亨豫大之象肆窮奢極侈之欲慕開疆

闢土之績速佳兵好還之禍乘國破君亡之釁扶背
主僭命之賊玩燕巢危幕之勢致荆揚蹀血之苦積
刑賞不平之憤起周盧干紀之變假偃武息民之說
成外交固位之計殄蒸民三綱之道廿臣服讐敵之
辱稱太平無事之美導般樂怠傲之失結忠賢諫說
之舌生隆家卑國之漸皆背違先聖操心不仁而精
於經義字說立乎本朝據權斷論之大驗也若君子
私淑所被曾微一人造其列焉特用此觀之明善喻

利之判豈不昭灼乃復營營翩翩變移黑白上欺君
父下蔑清議不念率獸食人近有覆轍亦何意哉愚
不肖幸聞伊洛至教承過庭之訓而冥頑怠廢不早
用力蓋嘗妄意論語一書為仁道樞管欲記所見聞
指趣附於章句之下內揆淺疏久而未果髪禿齒豁
恐負初志矣適有天幸投畀炎壤結廬地偏塵事遼
絕門挹山秀牕涵水姿簷竹庭梧時動涼吹朝夕飯
一盂蔬一盤澹然太虛不知浮雲之莽眇也觀過宅

心自是始篤乃得就稾遺諸童丱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焉若夫推己及人指南洙泗之路放淫拒詖分北荆舒之旅非愚所能也困而學之期成功於不二而已矣紹興甲戌三月

胡氏宏論語指南

通考一卷

未見

樓鑰跋曰論語一書自昔大儒不知幾人未有能發

明仁之一字子夏問仁夫子固嘗答以愛人矣韓昌黎原道首曰愽愛之謂仁他何望焉自伊洛二先生始發千古之祕洙泗言仁深見本原兹讀指南一卷樞密黄公闕院沈公皆深於此者五峰斷以一言方見二公猶有差處一曰有心於為仁則曰如此立言恐不識心不識仁也一曰能惡人則或者疑焉於是復明仁者之心曰本無所惡也曰則是當始惡之時胸中原未了了也烏得為仁又顔淵問仁之下有曰

人有仁不仁心無不仁此要約處不可毫釐差嗚呼斯言旨哉此論語之本體也然而非二公相與講貫亦無以發五峰之言故亦以朋友講習為說蓋天下之說未有過於此者夫子以學之不講為憂蓋君子之憂未有甚於此者學者可不勉哉

陳振孫曰胡宏仁仲評論黄祖舜沈大康之説

胡氏憲論語會義

佚

閩書憲字原仲從從父安國學既而學易於涪陵譙定力田賣藥以養其親從游者日衆號籍溪先生被召賜進士出身終秘書正字卒謚簡肅

鄭氏耕老論語訓釋

佚

王氏賓論語口義

佚

王應麟曰紹興十三年正月王普進父賓講論語口

義送史館

黄氏祖舜論語解義

宋志十卷

佚

王應麟曰紹興三十二年三月權刑部侍郎兼侍講黄祖舜進論語解義詔給事中金安節等看詳安節等言辭義明粹令國子監板行賜詔奬諭

洪氏興祖論語說

宋志十卷

佚

中興藝文志其說多可采謂此書始於不愠終於知命蓋君子儒

畢氏良史論語探古

通志二十卷

佚

楊萬里曰畢數文少董紹興初入金居汴閉戶著春

秋正辭論語探古書有宋城哲夫李師魏良執經師之好事者寫為繙經闕圖繪少董坐榻上兩生執卷而前有二女奴各有所執而阿冬者坐其間少董之季子也女奴之髽者孫壽冠者馬惠真

蔺氏敏修論語解

佚

曹學佺曰敏修龍游人紹興中進士官至朝奉郎著論語解時號中闕先生

黃氏開論語發揮

佚

程氏迥論語傳

佚

徐氏椿年論語解

佚

趙氏敦臨論語解

佚

徐氏珣論語解

佚

喻氏樗玉泉論語學

宋志四卷 通考十卷

佚

陳振孫曰工部侍郎喻樗子才撰樗與張子韶諸公友善坐此得罪秦檜汪端明應辰其壻也

何氏逢原論語集解

十卷

佚

王十朋曰希深長於理學尤精論語覃思二十年每見學者必與講論集解簡嚴明白超詣處諸儒所不到

張氏九成論語解

宋志十卷

未見

周必大曰淳熙九年正月御筆問張氏論孟傳是誰作論議如何必大回奏曰此是張九成撰議論明白而以洛中程氏為主

周煇曰張无垢甥于恕裒集語録十二卷其間論語絶句讀者疑焉蓋公自有論語解亦何假此發明與義嘗叩公門人郎曅曅云此非公之文也

謝氏諤論語解

二十卷

佚

史氏浩論語口義

宋志二十卷

佚

蘇氏總龜論語解

佚

閩書總龜字待問泉州德化人紹興三十二年釋褐

授衡州教授累遷參淮東議幕

吳氏沆論語發微

二卷

未見 一齋書目有之

林氏栗論語知新

宋志十卷

佚

卞氏圜論語大意

宋志二十卷

未見

陳振孫曰海陵卞圜撰

寧波府志卞圜字子車象山人紹興三十年進士第

授揚州倅

都穆曰予家舊藏論語大意及孟子大意兩書皆宋

刻本而無著書人名嘗觀文獻通考以二書為卞圜

撰亦不書其鄉郡其後見劉禹錫嘉話有圜跋語始

知圜為宋海陵人海陵即今之泰州予友儲都憲靜

夫欲修州志會閒予以圖語之儲君愕然曰吾用心志事而不知此人修志非君不能益我惜儲君已歿志竟不成念之未嘗不太息也

葉氏隆古論語解義

宋志十卷

佚

胡寅跋曰學者得一官皇皇於進取若不及忽焉老死莫知自憐滔滔皆是也超然年將六十方且從事

於童習之書忘其飢寒之苦可不謂賢乎著書既難
釋聖人之言尤非易要當多求博取以會至當驗之
於心體之於事則考諸前言往行而不謬矣斯道也
有志者歿身而後已超然其懋哉

劉氏懋論語訓解

佚

陸元輔曰懋字子勉建陽人從劉子翬胡憲學以文
林郎奉祠以朝奉大夫致仕學者稱恒軒先生文簡

公綸其子也

王氏炎論語解

未見

經義考卷二百十六

經義考卷二百十七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論語七

朱子熹論語集義初名要義又名精義

宋志十卷通考三十四卷

存

朱子論孟精義自序曰論孟之書學者所以求道之

至要古今之為說者蓋已百有餘家然自秦漢以來儒者皆不足以與聞斯道之傳其溺於卑近者既得其言而不得意其騖於高遠者則又支離蹐駁或乃并其言而失之學者益以病焉宋興百年河洛之間有二程先生者出然後斯道之傳有繼其於孔氏孟氏之心蓋異世而同符也故其所以發明二書之說言雖近而索之無窮指雖遠而操之有要使夫讀者非徒可以得其言而又可以得其意非徒可以得其

意而又可以并其所以進於此者而得之其所以興起斯文開悟後學可謂至矣間嘗蒐輯條疏以附本章之次既又取夫學之有同於先生者與其有得於先生者若橫渠張公若范氏二呂氏謝氏游氏楊氏侯氏尹氏凡九家之說以附益之名曰論孟精義以備觀省而同志之士有欲從事於此者亦不隱焉抑嘗論之論語之言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指無所不究而其所以示人

者類多體驗擴充之功夫聖賢之分其不同固如此然而體用一源也顯微無間也是則非夫先生之學之至其孰能知之嗚呼茲其所以奮乎百世絶學之後而獨得夫千載不傳之緒也與若張公之於先生論其所至竊意其猶伯夷伊尹之於孔子而一時及門之士考其言行則又未知其孰可以為孔子之顔曾也今録其言非敢以為無少異夫先生而悉合乎聖賢之意亦曰大者既同則其淺深疎密毫釐之間

正學者所宜盡心耳至於近歳以來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又或出其書焉則意其源逺末分醇醨異味而不敢載矣或曰然則凡說之行於世而不列於此者皆無取已乎曰不然也漢魏諸書正音讀通訓詁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學者苟不先涉其流則亦何以用力於此而近世二三名家與夫所謂學於先生之門人者其考證推說亦或時有補於文義之間學者有得於此而後觀焉則亦何適而無得哉特所以

求夫聖賢之意者則在此而不在彼耳若夫外自託於程氏而竊其近似之言以文異端之說者則誠不可以入於學者之心然以其荒幻浮夸足以欺世也而流俗頗已歸鄉之矣其為害豈淺淺哉顧其語言氣象之間則實有不難辨者學者誠用力於此書而有得焉則於其言雖欲讀之亦且有所不暇矣然則是書之作其率爾之誚雖不敢辭至於明聖傳之統采衆說之長折流俗之謬則竊亦妄意其庶幾焉

又曰讀論語須將精義看

陳振孫曰朱子撰集二程張氏及范祖禹呂希哲呂大臨謝良佐游酢楊時侯仲良尹焞凡十有二家初名精義後刻於豫章郡學始名集義其所言外自託於程氏而竊其近似之言以文異端之說者蓋指張無垢也無垢與僧宗杲遊故云爾

王文貫曰晦庵讀書古今注解自音而訓自訓而義自一字而一句自一句而一章以至言外之意透徹

無礙瑩然在心如琉璃然方敢下筆一字未透即云未詳

論語詳說 初名訓蒙口義

佚

真德秀後序曰建安太守三山陳侯既以武功戡冦難又思以文教淑人心曰論語一書乎朱子之所用力而終其身者也其始有要義焉其次有集義焉又其次則有詳說而以集注終焉今集注之書家傳人

誦若詳説則有問其名而勿思者矣聖人之道大矣
善學如顔子且親得聖人而師之猶必仰鑽瞻忽久
而未獲至於循循善誘之餘既竭吾才而後卓然有
見於道之全體況今之人即書而求道其難於顔子
又倍矣故雖以子朱子之學得之於天而其進也亦
必以漸蓋沈潛玩索不知老之將至迨乎集注之出
然後集其成而無憾學者可不徧考之乎嬔之於玉
集注其圭璧筆瓚也人見其温潤縝栗無少瑕點以

為出於天成而不知追琢磨治之功非一朝夕積也故此書之視集注章句詳略往往弗同而於先儒之說去取亦或小異昔若予而詳今若予而略昔奚為而取今奚為而去斟酌權量之微範鎔點化之妙蓋不待從游於考亭雲谷之間而言論風旨若親承面命矣是非求道之至要邪故予欲學者以集注為之本而參之以此書覯子朱子之所得月異而歲不同庶乎知聖賢之旨為無窮而問學之功不可以已也

既巳鏤諸梓而俾其述其所以然是用筆之篇末

按是序又載劉壎雲莊集

袁桷曰文公之教於家也謂集義之作義理詳而訓詁略别爲一書曰訓蒙口義今此書不存

論語集注

宋志十卷

存

朱子自述曰集注乃集義之精髓　又曰集注後來

改定處多遂與或問不相應又無工夫修得或問故不曾傳出今莫若只就正經上玩味有未通處參攷集注更自思索為佳不可恃此未定之書便以為是也　又曰集注蓋熹十年前本為朋友間傳去鄉人遂不告而刊及知覺則已分裂四出而不可收矣其間多有未穩

闕

曰集注發明程子之說或足其所未盡或補其所未完或白其所未瑩或貫其所未一其實不離乎

程説之中必如是而後有功於程子未可以優劣較之

黄榦曰朱子集注於一字未安一語未順覃思静慮更易不置或一二日而未已用心如此學者顧以易心讀之安能識聖賢之意哉

陳淳曰集注遍閲諸家説雖一字一句皆為抄掇旋加磨刮翦繁趨約不啻數百過　又曰學者須專事集注為標凖復讀饜飫胸中已有定見然後參以集

義方識諸家是非得失始知集注明潔親切辭約而理富義精而味長信為萬世不刊之書

陳振孫曰集注大略本程氏學通取注疏古今諸儒之說間復斷以己意晦庵先生平生講解此為第一所謂毫髪無遺憾者矣

魏了翁朱氏語孟集注序曰王師北伐之歲予請郡以歸輔漢卿廣以語孟集注為贈曰此先生晚年所授也謹拜而受之較以閩浙間書肆所刊則十已易

其二三趙忠定公帥蜀日成都所刊則十易六七矣前輩講學工夫皆於躬行日用間真實體驗以自明厥德非以資口筆也故歷年久閲天下之義理多則知行互發日造平實語若近而指遠余慕之累歲每讀輒異他日故不敢祕其本以均淑同志之士云

子在曰集注於正文之下止解説字訓文義與聖經正意如諸家之説有切當明白者即引用而不没其姓名如學而首章先尹氏而後程子亦只是順正文

辯下來非有高下去取也章末用圈而列諸家之說者或文外之意而與正文有所發明不容略去或通論一章之意反覆其說切要而不可不知也

黄震曰南軒論語多是統說大體又多於本意上生新意晦庵則分文釋句只依本章而使學者自得之

又曰晦庵集注論語祖詁訓明字義使本文坦然易知而後擇先儒議論之精者一二語附之以發其指要諸說不同恐疑誤後學又為或問以辨之近世

關晦庵字義者固不屑事此其尊而慕之者又爭欲以著解名家浩浩長篇多自為之辭於經漸相遠甚者或鑿為新奇反欲求勝豈理固無窮耶

論語或問

宋志二十卷

存

陳淳曰論孟須以集注為正如或問後來置之不修未得為成書今細觀之時覺有枯燥處亦多有不穩

處亦多有失之太甚處比之大學中庸或問之書大不同若姑借之以參訂集注之所未詳則可矣未可全案之以為定論也

陳振孫曰朱子撰集注既成復論次其取舍之所以然别為一書而篇首述二書綱領與讀者之要法其與集注實相表裏學者所當並觀也

王應麟曰文公初編次集義輯二程之說又取張范二呂謝游楊侯尹氏九家初名要義改名精義最後

名曰集義三十四卷又本注疏參以釋文會諸老先生之說間附以聞於師友得之心思者爲詳說舊云訓蒙口義者也既而約其精粹爲集注十卷又疏其所以去取之意爲或問十卷其後集注删改日以精密而或問不復釐正故其去取間有不同者

黃氏幹論語注義問答通釋

宋志十卷

未見一齋書目有之

陳振孫曰其書兼載或問發明婦翁未盡之意

趙希弁曰右勉齋黄先生幹通釋晦庵先生集注或問之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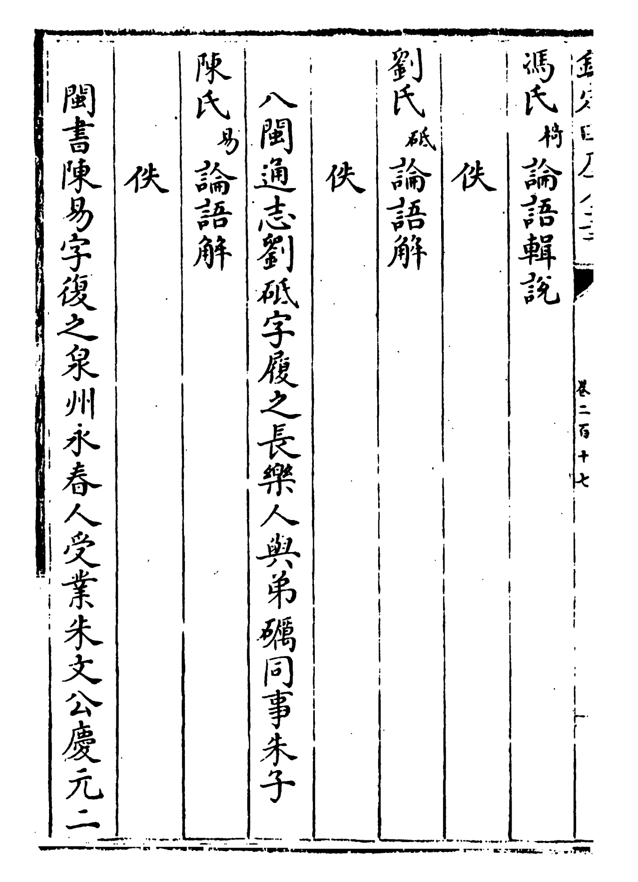
魏了翁序通釋曰勉齋黄直卿合朱文公三書為論語通釋吾友復齋陳師宓叙所以作張敏則刻之潭之湘鄉之連谿予首從蕭定夫得善本以歸里趙必傳請刻諸梓以幸惠學士而屬予申其義嗚呼是書之有傳士得之以增益智慮而益卭所學士之幸也

論說之益廣士竊之以紿取利祿而罔聞於行乎之
憂也嗚呼學者其亦知所擇哉

輔氏廣論語答問

未見

袁桷曰輔公此書直彰其義衍者隱之幽者暢之文理炳著不別為標的以盡事師之道微文小義簡焉以釋經為急其子季章舊刻之武岡兵禍散佚其從孫政與其子華亭丞友仁復刻於家塾



馮氏椅論語輯說

佚

劉氏砥論語解

佚

八閩通志劉砥字履之長樂人與弟礪同事朱子

陳氏易論語解

佚

閩書陳易字復之泉州永春人受業朱文公慶元二

年登第仕為懷來丞

吳氏英論語問答

未見

蔣垣曰吳英字茂實邵武人從學朱子有論語問答

何氏鎬論語說

佚

鄒氏補之論語注

佚

滕氏璘論語說

佚

徽州府志滕璘字德粹婺源人淳熙八年進士官至朝奉大夫與弟珙俱從朱子學璘為論語說朱子善之

經義考卷二百十八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論語八

張氏栻南軒論語解

宋志十卷

存

栻自序曰學者學乎孔子也論語之書孔子之言行

莫詳焉所當終身盡心者宜莫先乎此也聖人之道至矣而其所以教人者大略則亦可睹焉蓋自始學則教之以為弟為子之職其品章條貫不過於聲氣容色之間灑掃應對進退之事此雖為人事之始然所謂天道之至賾者初亦不外乎是聖人無隱乎爾也故自始學則有致知力行之地而極其終則有非思勉之所能及者亦貴乎行著習察盡其道而已矣孔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

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泰漢以來學者失其傳其間雖或有志於力行而其
知不明擿埴索塗莫適所依以亭背於中庸本朝河
南君子始以窮理居敬之方開示學者使之於致知
力行有所循守以入堯舜之道然近歲以來學者又
失其旨汲汲求所謂知而於躬行則忽焉本之不立
故其所知特出於臆度之見而無以有諸躬識者蓋
憂之此特未知二者互相發之故也孔子曰學而不

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歷考聖賢之意蓋欲使學者於此二端兼致其力始則據其所知而行之行之力則知愈進知之深則行愈達是知嘗在先而行未嘗不隨之也知有精麤必由麤以致精行有始終必自始以及終内外交正本末不遺條理如此而後可以言無獘然則聲氣容色之間灑掃應對進退之事乃致知力行之原也其可舍是而他求乎顧栻何足以與聞斯道輒因河南餘論推以巳見輯論語說為同

志者切磋之資而又以序冠於篇首焉

薛氏季宣論語少學

宋志二卷

佚

季宣自序曰推步占天未足與言天道之至緡絲測海未足與窺溟海之深膚見謏聞以求聖人之言我知其無以議為也然則聖人之道其終不可學邪曰無句求之則得不求則不得也自明其德道積於厥

躬誠以思之睿以通之問學以參之神而明之天之高地之厚鬼神之盛遂古方來之遠將無所藏其用聖人之道其無以外此夫魯侯得之喬梓而周公識其見賢曾蒧鼓瑟詠雩而仲尼與之言志聖人之學果可以意知而事得乎走於論語之書願學焉而終身者也謂其旁通倫類細論幽眇就之而不見挹之而愈深雖一本諸人情曾非力行可到嘗朝而誦莫而思忘寢食而求但見其源源而泉混混而淵灝灝

而天進於前無以從而後取諸右無以逢其左泯泯默默而未得以臻其極也卷之有以自樂行之足以追時走於夫子之言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矣強筆少學識之於書庶乎他日見之有以知其不足反之斯改得之斯尚天未喪道或將可質諸聖人之門也曰以此明孔氏之言則庸敢不知量

論語直解 王瓚溫州志作約說

佚

季宣自序曰巧匠不世出其法具乎規矩繩墨聖人不世作其言在乎禮易詩書然則禮易詩書與夫規矩繩墨往之所以貽後今之所以求古也即規矩繩墨以為圓方雖非巧匠而巧匠之制作於此乎在由禮易詩書以趨禮義雖非聖人而聖人之精誠備於吾身學者為道而舍經猶工人而去其規墨也雖有工垂之指其能制器乎孔子聖之至也顓乎其渾邈乎其宏其靜也坤其動也乾道貫古今而體之以虛

神偕造化而終之以恩望之平平即之莪莪寂如其若忘歸如其若存挹而愈沖撓而愈清觀其行則不過乎物察其言則適當人心無色無形既高且明無墉無隍肅肅茫茫止止而安安者歟盡性而參天者歟贊焉以辭猶日而裨螢爨之竅死均無事焉適亡其所存而已自伏羲以至文公其時亨其政行其言事具乎禮易詩書曰闇而弗明得孔子而彌章非聖人無以知聖人固莫知孰賢傳是道以貽將來斯其

為集大成孔氏有春秋孝經通禮易詩書曰經其弟子門人又雜記其難疑荅問之言別為論語一書參乎六經之間六經固妙且玄必論語而後行論語之於六經其道學之中和大易之乾坤乎元龜無窮指南諸儒性命仁義之淵源諸子百家之蹊遂覆載而叢薄之宜莫此其究且詳也傳記稱孔子之言衆矣率多踳駮不疑乎貞其周而曲當觸而咸獲純而靡類約而兼該者宜莫近乎論語之書後之學孔子者

將折中夫六經之奧返求其性命之正者舍論語其何稽乎先儒之傳此書行乎今者多矣如川瀆之容流各極其量而莫不有合焉其於滄溟也不亦微哉走誠庸愚學而未能有得願法孔子其素心也研窮此書久矣訖未知其趨嚮自求諸已以求合於前言譬諸蟻之緣嵩烏之沖霄不至必也亦惟其力行之又何憚夫穹崇也敢自信其所自知筆而釋其句讀名直解示無曲說者焉不事辭文貴全旨要分章無

取為其失於本真匪敢言傳述逝將終身於此庶幾明德之見有補不逮云

沈氏文炳論語解

佚

周必大序曰揚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易更三聖詩書禮樂春秋皆刪定筆削於孔子之手此聖言也孟荀揚韓發明經訓羽翼治道此賢言也兼是二者其惟論語乎蓋齊家治國立身行道

夫子平居形諸言者如三辰著明有目咸睹莫知所以明如四時運行無物不遂莫知所以行非天乎門弟子或求益或質疑往往指事而請譬之山川有定體高深猶可度草木有定形名物或可辨非地乎是誠五經之館鎋六藝之喉襟學者如欲時習聖人之言舍此何以哉吳興沈文炳字堯夫家世儒者少有聲國學養親不仕惟留意於是書其子數抱遺編求予一言易不云乎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

知亦資道以盡吾之分而已其視作無益而攻異端者蓋相萬也

胡氏公武論語集解

佚

周必大序曰論語記夫子善言簡易明白而褒貶勸戒實同春秋羣弟子總而述之之時於稱謂尤有法凡門人問答率稱子若夫子及對諸國君臣及姓以別之如是者十八九獨季氏一篇皆切責冉求之言

每章必稱孔子無他絕之也此與春秋夷杞何異推
類以求則行夏之時從周之文管仲之稱仁貽公之
知禮筆削之微旨皆行乎其中矣學林胡英彥辨博
該貫泛通六藝諸子百家之書而以論語為宗古今
注解自漢賈生揚子晉何氏唐韓柳氏周熙時子本朝
邢氏劉原父歐陽子司馬溫公程正叔二蘇謝顯道
數十家片言之相涉一說之可取如醫儲藥賈居貨
惟患其不備所得既富則徐為折衷而以其先君子

隱居口講與夫從叔侍讀公新說繫之又為叢書二卷掇拾遺餘集音二卷考證同異博觀約取期明道而後止謂余使序卷首予聞聖人之言若近而其旨甚遠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雖大賢有不能盡况後學乎自漢以來乃始擅專門之業黨同而伐異欲以一說盡聖人之藴斯亦過矣惟胡氏世傳春秋學英彥尤致意焉是書也集諸書之說而以道為之權衡是非取舍不敢銖兩輕重其心間有旨

雖殊而理通亦並存不廢務使學者優柔而自求饜飫而自趨非深於春秋能如是乎其用心過漢儒遠矣予故樂為之書

楊萬里曰胡英彥諱公武澹庵先生猶子覃思經訓謂求聖道當自論語始取賈誼揚雄李翺等解為集注論語若干卷傅以新意自鄭康成王肅馬融之外史漢所引臣瓚顏秘書注闕文異義靡不畢萃成一家言今參政周公甚愛其書為之序

陳氏知柔論語後傳

佚

林氏亦之論語解

佚

林希逸曰先生字學可吾邑龍江人受學於艾軒自號網山山人月魚氏生高宗丙辰終孝宗乙巳

劉克莊曰網山林氏福清人一號月魚先生

梁氏億論語集解

佚

姓譜億字伯安晉江人克家子以父任補官累遷通判福州嘗著論語集解上之秘府進官一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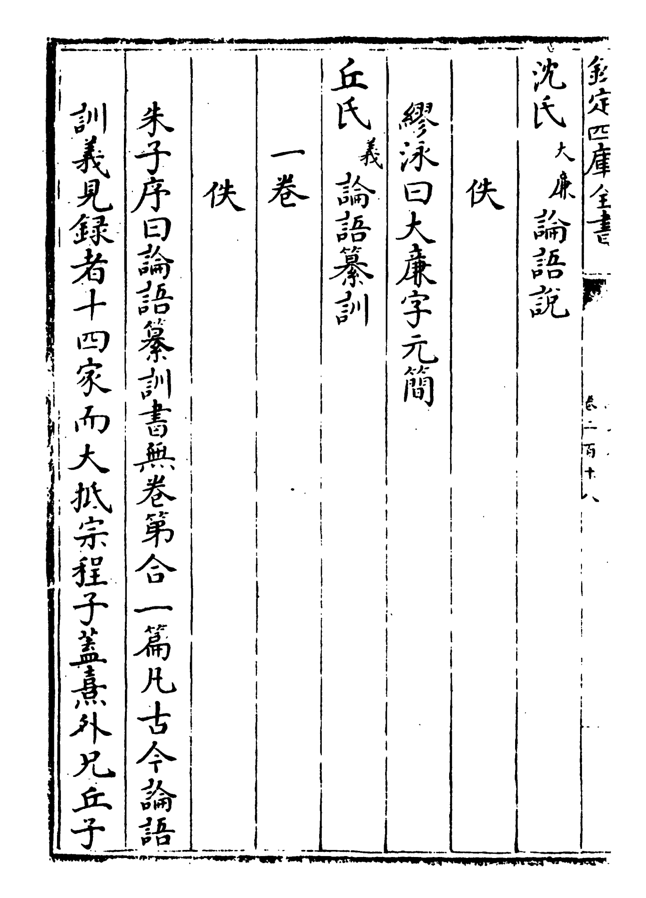
諸葛氏說論語說

佚

李氏舜臣家塾編次論語

五卷

佚



沈氏大康論語說

佚

繆泳曰大康字元簡

丘氏義論語纂訓

一卷

佚

朱子序曰論語纂訓書無卷第合一篇凡古今論語訓義見録者十四家而大抵宗程子葢熹外兄丘子

野所述子野亦以意附見其是非取舍之說熹讀之其不合於聖人者寡矣因為之序論曰士生乎聖人既歿數千百歲之下而欲明聖人之心於數千百載之上推其立言垂訓之旨約其辭義於衆説淆亂之中以為一家之書而又欲其是非取舍不謬於聖人亦難矣蓋聖人之書其為意微其為辭約苟不明乎其中而識乎其本多見其以私見臆說亂之也昔之大儒其猶有不免乎此者況後世之紛紛乎此其

所以難也抑又有甚難者焉孔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此其所以為甚難者也夫其所以難者如此所以為甚難者又如此則是書之作亦將以明乎其所難者求至乎其所甚難而已其可已乎故其求之能博取之能審推是言之其寡過矣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此之謂已如是則後聖人數千百歲而生而欲明其心於數千百歲之上無難矣夫學之所以盡其心如此又安有放

其邪心以窮乎外物之患哉其行之也不遠矣則其所以為甚難者又得而庶幾焉熹是以樂道之而為之序所以明子野之為是書其難如此而亦以著其從事於聖人者不易焉紹興三十二年十月

倪氏思論語義證

宋志二十卷

佚

章氏服論語解

三卷

佚

徐氏存論語解

佚

高氏元之論語解

宋志一卷

佚

馬氏之純論語説

佚

黃氏補論語人物志

佚

閩書補字季全莆田人乾道八年登特科授高州文學調高要尉

宋氏蘊論語略解魏了翁集作解義

二十卷

佚

張氏玭論語拾遺

二十篇

佚

王應麟曰淳熙五年六月軍器少監張玭上凡二十篇付秘閣

許氏奕論語講義

二卷

佚

姜氏得平論語本旨

宋志一卷

佚

陳振孫曰建昌軍教授永嘉姜得平撰

楊氏泰之論語孟子類

七卷

佚

論語解

三十卷

佚

胡氏泳論語衍說

未見

胡炳文曰泳字伯量南康人

湯氏烈集程氏論語說

宋志二卷

佚

戴氏溪石鼓論語答問

宋志三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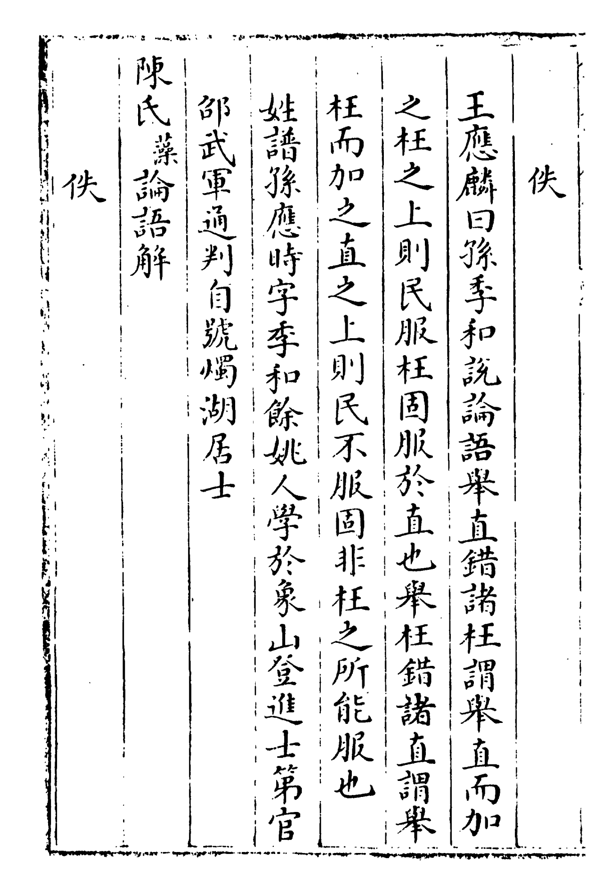
佚

陳振孫曰戴溪岷隱撰溪初仕領石鼓書院山長所與諸生講說者也其說淺近明白晦菴亦稱其近道

潘氏好古論語說

佚

孫氏應時論語說



佚

王應麟曰孫季和說論語舉直錯諸枉謂舉直而加之枉之上則民服枉固服於直也舉枉錯諸直謂舉枉而加之直之上則民不服固非枉之所能服也

姓譜孫應時字季和餘姚人學於象山登進士第官邵武軍通判自號燭湖居士

陳氏藻論語解

佚

劉克莊曰樂軒陳氏藻字元潔居福清縣之橫塘初網山師艾軒網山之徒又推樂軒為高弟開門授徒不足自給至浮游江湖崎嶇嶺海歸買田數畝輒為人奪去士之窮無過於此矣而以樂自扁此固先生所聞於師者與

王氏時會論語訓傳

佚

葉氏秀發論語講義

佚

金華志秀發字茂叔師事呂祖謙為慶元府學教授著論語講義以訓諸弟子一時鉅儒皆相器重顧與之交而楊簡問難尤詳謂得所啟發後知高郵軍

時氏 少章 論語大義

佚

陳氏 耆卿 論語記蒙

宋志六卷

佚

陳振孫曰國子司業臨海陳耆卿壽老撰葉水心為之序耆卿學於水心者也嘗主麗水簿嘉定初年成此書

謝鐸曰論語孟子記蒙陳耆卿著今亡

羅氏維藩論語解

二卷

佚

陳氏宓論語注義問答

佚

章氏良史論語探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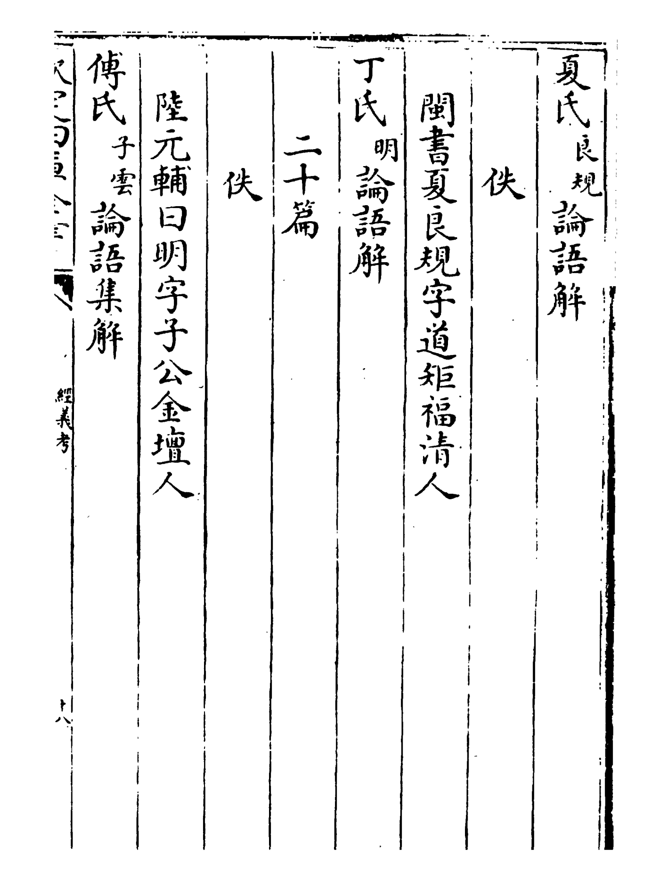
宋志二十卷

佚

黄氏宙論語解

佚

閩書黄宙字繇仲晋江人居鄉講授有論孟解



夏氏良規論語解

佚

閩書夏良規字道矩福清人

丁氏明論語解

二十篇

佚

陸元輔曰明字子公金壇人

傅氏子雲論語集解

佚

姓譜子雲字季魯金溪人主甌寧簿

馮氏誠之復菴讀論語

佚

毋氏寫論語説

佚

經義考卷二百十八